

乡村的阅历

■ 黄忠龙

皮影戏

当电视骤然兴起时，一直成为父老乡亲精神领域里不可缺少的老戏与电影逐渐淡出乡村的舞台，唯有皮影戏像早晨落得最迟的一颗星宿，依旧闪烁着生命的亮光。

每年的清明节过后，我们村上都要唱神戏。唱神戏就是给庙上供奉的大娘娘搞点文化生活。听老辈人说大娘娘喜欢看皮影戏，各社的会长按人丁数到每家收点钱，皮影戏也就每年在我们村里上演一次。崖上二爸的皮影班子这时就会从外地赶来，在这儿唱上四晚上，又去赶赴下一个庙会。二爸后半生一直在外唱皮影戏，每年从正月出去一直到腊月回来。挣钱不多，就图个爱家子。他虽然不是厢主，但却是戏班里的顶梁柱，每场他都是边打锣鼓边给戏中的所有旦角配音。他的音色很好，常常以假乱真。有些听戏听入迷的人以为后面真有一个女伶在唱，跑到后帐里一看，原来是二爸伸长脖子卖着力，这让他们大失所望又惊讶不已。就这样，二爸的皮影班在方圆唱出了名。这几年基本上固定在周边的三个县内，一年二三十场戏就唱出头了，这儿唱了去那儿，风雨兼程，不停地赶着乡村敬神过事的日子。

皮影戏在我们那儿又叫牛皮灯影或干脆叫影子戏。无论叫什么都离不开一个关键元素，那就是“影子”。牛皮人人灯光下的投影，再配上声音，

这种最古老的“动画片”在文化落后的乡村时代确实成了大人孩子喜爱的一种民间剧种。加之与演员阵容庞大的社戏这种大戏相比，皮影可谓是一种花销少、唱起来容易且不失戏剧效果的小戏。一个皮影戏班只需几个人，道具也简单，一只戏箱、一副扁担即可挑上走村串乡演出。而四晚上唱下来至少也要唱四部大戏，如像《李翠莲游阴》《哪吒闹海》《古城会》《游西湖》等，一样让爱听戏爱看热闹的人过把戏瘾。

小时候，我常去三喜家玩。三喜爸会做皮影，我就和三喜坐在旁边看，有时也会仿照大人在纸糊的窗子上玩一阵皮影。

我至今还记着三喜爸制作皮影的程序：先将牛皮放进水里浸泡几天，然后捞出来刮掉上面的毛血及油脂，直到将皮革刮薄呈半透明状为止，然后把皮革镂刻成所需的人物部件或道具，再上色涂油。上色时主要用红、黄、青、绿、黑五种纯色的透明颜料。做皮影时皮影的头、四肢、身躯等各自独立，用线连成一体，形成可运动的关节。每一部件上分别固定一个竹棍供幕后操纵，这样做才能让牛皮娃娃活动自如。之所以称牛皮娃娃是因为做出来的皮人不足一尺，别小看这种小玩艺，那里藏着一个大千世界、戏里乾坤：男女老少、忠奸鬼神，生丑净旦角色齐全；山水庙堂、桌椅屏风，人间

风情应有尽有；花草树木、狼虫虎豹，善恶美丑尽收眼帘。正是这种刀工细腻、栩栩如生的牛皮娃娃在一个宽一米、长两米见方的“亮纸”背后，经过捉竿人贴近幕纸熟练地操纵，人影和色彩真切动人，再配以道白、唱腔以及乐队伴奏，有声有色地表演出人间大悲大喜的剧情故事。尤其表演民间神话故事，皮影人腾云驾雾，上天入地，变幻多端，正应了那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操起百万兵”的皮影戏联。而“百万兵”就装在那个油漆脱落的古旧箱子里，别小看这个戏箱，那里边可放着几十本老戏中的人物形象及道具场景。

这种利用自然界中的光影原理，突发奇思，创造出一种独具匠心的“民间电影”，据说源于西汉，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书·外戚传》有这样的记载：“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帟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文中的“上”是指汉武帝刘彻，思念心切的刘

彻恍惚中在帐幕的投影上，看到了李夫人那“姗姗来迟”的美人形象。这大概就是皮影的雏形。和电影一样，皮影戏也有“银幕”，上面的“帟帐”就是早期的幕布。我的家乡把投影用的幕布叫“亮纸”，就是在一个木制的方框上糊上白纸，白纸比当时的土布效果更好。后来有了白纱布，唱皮影戏的人开始用纱布做幕，灯光也由原来的油灯、汽灯变成了电灯，这样的布景条件改善，不但使得皮影人物及道具的投影显得更加晶莹剔透、美轮美奂，而且使皮影这门逼真形象的独特美感艺术愈加淋漓尽致。

“吴台今古繁华地，偏爱元宵灯影戏。”正如宋代词人范成大描述的那样，我对故乡的皮影戏情有独钟，想起儿时早早吃过晚饭，吆五喝六，和同伴一起席地坐在演皮影的亮纸前面，耐心地等着开场锣鼓。只要从搭起的帐篷缝隙里窥见崖上二爸取下别在耳朵上的打干鼓用的筷子，我们就知道戏就要开演了。乡村生活的滋味就是在这种民间传统鼓点的固执生长与坚守下，依旧保留着原始的素朴与醇冽。

消逝的几个词汇

故乡一些词语渐渐逝去，就像一些熟悉的乡亲从我的眼前一个个离去。有时，我会独自一人想过去的事，想着想着，那些熟悉的身影就走进我的视线里，我与他们融为一体，在一棵已有些年成的大槐树下，学着大人的样子圪蹴坐着，在夏季的阴凉里感知惬意的村情。村情很质朴，因为构成质朴的这些物质材料几近原生态，从后来阅读到的历史书中找到它们的出处开始一直延续至今，成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民俗文化的活化石。正是这些土得掉渣的东西让我感受到了民俗的纯朴、乡情的醇香以及生活的温暖。

窑洞、茅草棚、土屋这些人类最原始的居住方式，滋生了我童年的梦，而那些给了土屋精神慰藉和心灵安详的几件手工制作的粗糙器具，比如瓦盆、泥缸、草笼、树皮筒，这些尘封在我少年美好记忆中的词语，如今成了生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

人才能把它们解释得声情并茂。

瓦盆是乡村使用最广时间最长的器物，抻泥而作，火烧而成，因和土屋上摆着的小青瓦质地一样同窑烧制，故名瓦盆。瓦盆青灰色，用红土烧制，不上釉子，价格便宜。那时，能买起瓷盆、陶缶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家都买瓦盆用，谁家的土屋里、灶台上没有四五个大大小小的瓦盆，甚至连吃饭的家当都是土法烧制的，我们叫它瓦碗。瓦制品易碎，日子却生冷冷的硬气，以卵击石，生活就过得艰辛，但经历过这样岁月的人他的骨骼就格外硬朗，再难的生活也不会击垮他的意志。

陶盆不易，买一个陶缸就更难，于是人们就保留了泥缸的制作工序。而用泥巴做一口缸也需要一些时日。至今我还能记起父亲做泥缸的事，父亲把麦草辫成又宽又厚的“辫子”，再将它一圈一圈盘成陶缸形状，然后用草泥一层一层抹在上面，直

到抹结实抹出亮光为止。泥缸干透后,父亲小心翼翼地搬到一个固定不动的位置上,母亲再按缸口的大小给它用麦秆缝制一个草盖,一个漂亮的泥缸就开始投入使用了。

比起泥缸,草笼可谓更结实耐用,草笼的制作虽然费劲,但因具有挪动方便不易损坏的特点被乡村广为使用。草笼虽大小不一,但多数为圆柱形,是故乡妇女用特意挑选的洋麦秆一针一线纳制起来的,一般用来装衣物,也有用它装面装粮食。在故乡,还有一种草笼是父辈们用麦秸编成的,我们叫做草筛,是专门用来装口粮或猪食之类的。闲时收揽忙时用,故乡的妇女总是在夏季忙里偷闲挑选一捆洋麦秆,然后到秋雨连绵的时节或者落雪的冬季,坐在炕头上开始纳制草笼。房檐水响,猫念经,男人喝茶女人拧绳绳,那是山村多么惬意的生活情景。

有时候,人们还用剥来的白杨树皮做成各种盛东西的器皿。夏天,村民们把队上砍倒的成材杨树,按需要将树皮切割成一段一段的,然后用木棍

轻轻敲打,待树皮与木质可分离时,再用刀子划破树皮,从开口处一剥,一张树皮卷子便剥离下来了。之后,缝合切口处,装上底面,一个树皮筒就做好了。大的成了装衣物的树皮筒,小的可做成针线笼、旱烟盒等。树皮筒、烟盒看上去很简陋,但它坚韧耐用、轻便好使,而且用它盛衣物,不易受潮。当然,一些手巧的村民,还用它做一个树皮琴筒,再镶上琴杆,就成了一把精美的二胡玩具。我小时候,就曾拥有过这样一把自制的二胡,拉响日子的音符,锯亮童年的音色。

在我的童年故事中,每一个页码里都有这些熟悉的词语构成日常生活的语句,如果省去了它们,就缺少了情趣,只剩下干瘪的情节斜靠在岁月的角落里。

乡村日常用品的演进就是社会记录自身演进不可缺少的历史成分,一些美观耐用的消费品走进寻常百姓家,盛放生活的情节,让阴历的故事变得越发生动而耀眼。

黄忠龙,有诗歌入编《中国年度诗歌》《中国〈星星〉五十年诗选》《中国年度诗歌精选》等选本,出版诗集《回忆乡土》《黄忠龙抒情诗选》《山野的阳光》,散文集《山野的泥土》《山野的月色》(又名《满天星》)、教育随笔集《山野的风》等。现居甘肃。

[责任编辑 小文]